

技能怀旧

你是否想过学烘焙？或者木工？做缝纫？织毛衣？或者去乡下租个房子当农民？熟练的体力劳动似乎有一种魔力，能将我们从办公室解放出来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，这种对传统手工技能的渴望似乎变得更强烈。这是一种“技能怀旧”，它意味着我们对新技术的恐惧、对社会变革的不信任。这种怀旧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。

卢梭在《爱弥儿》中说，学徒制应该是教育的核心部分，从父辈那里掌握一种技能，才能得到受人尊敬的工作机会。后来，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描述了从手工制作物品到工业制造产品的转变，生产中的分工为资本家带来效率的提升和更多利润，但工人们的专业技能缩小了，精神生活也跟着缩小。工业制造摧毁了手工业的隐性知识。最终，人们忘记了制造事物的确切方法，只能在工厂流水线上打工。

马克思的想法可能将工匠浪漫化了，但现在，掌控奢侈品的资本家最喜欢讲手工作坊的故事。熟练的技能似乎体现更完美的人性。如果我们对历史采取一种衰退主义的态度就会认定，技能总是由于技术变革而减少，培养自己的技能变成道德上的任务，我们可以凭此获得掌控感。海德格尔 1953 年发表了《关于技术的问题》一文，他说，现代技术框架了自然世界，我们变成了工业生产的

一种储备，我们潜在的能力和人的本质被限制了，他鼓吹“诗意的栖居”，以保持开放的方式居住在世界上，他赞扬樵夫、风车、农民、奔腾的莱茵河。总之，技能和传统是对现代性的抵御。

“技能怀旧”这个词表明了人们对技能的愿望，我们渴望旧物件和造出旧物件的能力，但这种情感通常是由一种失落感驱动的，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回到过去。我们可能会感到，自己身上的某种能力未能得到发展，我

们承担的工作也不够复杂，不能激发热情，还可能被机器替代，那些复杂而有意义的工作机会非常罕见。我们转而找到某种能体现复杂性和意义的爱好——木工、钓鱼、家庭酿造或者书法。这些爱好可以弥补当代工作的缺失：对目标的持续关注；

实现终身发展；稳定感；拥有知识的专业伙伴和社区；基于技能的社会认可。爱好变成了我们想象的完美工作方式，随着自动化、人工智能和裁员的威胁进一步加重，我们在工作上的技能会下降，对熟练技能的渴望会增强。

如今，“有意义的工作”这个问题非常紧迫。人工智能将自发地降低工人的技能，让他们接受监视，并使他们从事僵硬和重复的任务。我们能对此进行抵制吗？于是我们想去学一种更有意义的技能。民



苗 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 写字, 旅游, 锻炼

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，这种对传统手工技能的渴望似乎变得更强烈。